



孩子犯錯 父母應該怎麼辦

世上有不犯錯的人嗎？答案是否定的。大人如此，孩子概莫能外。

孔子誤解顏回，這是小事，卻讓人悟出，有時人眼看到的也並非就是事實。

錯誤，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只是成長中的一個正常過程。一棵小樹需要不斷修剪，樹杈才不會旁逸斜出。

聞聽孩子犯錯，多數家長第一反應便是生氣，火冒三丈，很少有人能冷靜對待，認真分析。

第一、要讓孩子有一個明確的是非觀。首先我們要明確，我們允許孩子犯錯，雖不能視而不見，一味姑息，但也不要視之如水火絕對不容。

我們要讓孩子知道，犯錯並不可怕，主要是犯錯以後父母與孩子該如何去處理？是應該事前預防，事中控制，還是事後警戒？是改過，是彌補，是預防？這三者或者都非常重要。

而這些三者如何才能很好的做到？最起码要讓孩子有一個正確的是非觀，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以儘可能避免犯錯。

有些錯誤絕不可以犯。品德方面的問題，不可犯。違犯社會公德，恃強凌弱，無端生事，搬弄是非，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對老人的不孝，對師長的不尊，無視道德法規，這樣的錯誤，孩子一旦有犯，必須嚴加懲戒。

而一些無心之失，客觀形式上的小錯，父母則主要以勸解為主，要制止。有心之失，主觀錯誤，斷不能縱容，讓孩子知曉大錯與小過的界限，以期避免。

“百年老店”柯達，正徘徊在破產的邊緣。消息傳來，人們忍不住唏噓不已，畢竟無數家庭的團聚，無數老人的面容，無數女人的倩影，無數孩子的成長，都和柯達聯繫在一起。

那卷放在黃色長方形盒里的膠捲承載了幾代人的記憶，甚至還出現了“柯達一刻”這個詞，專門指代生命中美好的時刻。

可惜，“鐫刻美好一刻”的柯達沒能留住自己。柯達官方網站於1月3日發佈公告稱，由於柯達股價連續30個交易日低於1美元，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向其發出了退市警告。

“柯達敗落，像一個壯漢猝死，像一個勇士犧牲”。從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里盯着柯達一路下跌股價的工作人員，到遍布世界的膠片攝影愛好者，還有曾經用柯達膠捲留下過“柯達一刻”的人們，全世界都在關心這個始建於1881年的老公司的新變化。

聽到的大多不是好消息。根據紐約證券交易所公佈的數據，從2011年1月11日到2012年1月5日，柯達的股價跌去了93.7%。

如果能把時鐘撥回上個世紀，沒有人會把柯達公司跟“不景氣”這個詞掛上鉤。那時的柯達就像如今的蘋果公司或谷歌公司一樣勢不可擋。在巔峰時期，柯達公司的員工人數多達14.5萬。

第二、給孩子改過的機會。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當孩子犯錯誤的時候，父母也要端正自己的態度，告訴孩子犯錯是和自己和孩子都不願意見到的事實，但可以給他改過的機會。

犯了錯，不辯青紅皂白，一味苛責，甚至重罰，這不是給他改錯的機會。犯了錯，視而不見，輕描淡寫，甚至縱容姑息，這不是給他改錯的機會。

第三、同樣的錯誤，不可一犯再犯。孩子一次不小心犯了錯，父母可以給他機會，幫他及時改過。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縱容。對犯錯可執的最大忌諱便是同樣的錯誤一犯再犯。

第四、犯錯，並不等於失了自信。成人若犯了錯，常會自責，拍打腦門，狠錘大腿，事後連連嗟嘆悔不當初者大有人在。孩子呢，也是一樣，一旦犯了錯，從父母的眼神，語氣，與行動中便會知道自己犯錯實屬不應當。

第五、給孩子一個好環境，讓他儘量少犯錯。古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

還是那句話，犯錯實在是孩子成長途中的正常行為，不要一提犯錯，便如水火般不能相容。要讓孩子明白，能不犯錯，儘量不犯，如果真是一不小心犯了錯，要及時糾正改過。

當父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多聽聽孩子的心聲，給他辯解與改錯的機會，錯在兒身，省在己心吧。

彼爾是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個十二年級的中學生。十二年級相當於中國的高三。他是學校和社會公認的一個優秀學生，學習好，熱心參與各種公益活動。

他的學校和美國一個學校是友好學校，兩個學校經常互相交換學生。作為獎勵，彼爾獲得了去美國友好學校遊學一個月的機會。

但彼爾下決心要成行。他即將高中畢業，很快將面臨選擇大學，選擇專業等問題。他把這次美國之行看作一個很好的機會。

彼爾開始利用周末時間打工，並向周圍的朋友們借錢。彼爾人緣很好，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他，所以他很快就湊齊了這筆錢。

彼爾的老師知道這事以後，對他說，這並不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因為學校所在的社區有很多失業者和外國移民。

美國哈佛大學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已經去世的教務長蒲里斯，生前最受學生的愛戴。有一次，他問一個學生為什麼沒把指定的功課做好？

“我覺得有點不舒服，教務長。”學生答。“史密斯同學，”教務長說，“我想，你總有一天，會發現世界上有許多工作，都是那些覺得並不太舒服的人完成的。”

蒲里斯固然知道一個人隨時得留意自己的身體，但也知道“疲勞”與“懶惰”常表現出相同的症狀，“覺得不舒服”和“懶得去做這件艱難的工作”之間的差異，是很難用言語來說清楚的。

在柯達創始人伊斯曼24歲之前，他的人生軌跡都跟“攝影”毫無關係。由於家境貧寒，伊斯曼高中輟學，他在保險公司打過雜，在銀行當過會計。

那是1878年，當時照相機像微波爐一樣大，還要用調制好的特殊製劑塗在乾淨的玻璃上當底片。要命的是，這種底片必須馬上使用，干了以後就不再感光。

這樣一來，伊斯曼的旅行不僅要帶上隨身衣物，還要扛上笨重的相機、厚重的玻璃板、三腳架、一瓶又一瓶的藥水以及滿滿一壺水。

最後，伊斯曼沒有去旅行，而是留在家裏反思：如何讓照相變得像拿鉛筆寫字一樣簡單？白天他在銀行上班，晚上回家後他就鑽進母親的廚房搞膠片成像實驗。

1888年，這個滿腦子發明念頭的美國小伙子創辦的伊斯曼干版公司，利用塗布機將感光乳劑塗在透明的軟片片基上，世界上誕生了第一卷膠捲。

多掏5美元，來學習如何使用這麼一堆複雜的設備。最後，伊斯曼沒有去旅行，而是留在家裏反思：如何讓照相變得像拿鉛筆寫字一樣簡單？

但從2005年開始，柯達幾年年虧損，不得不一次次裁員。時至今日，柯達公司的全球員工人數已銳減到1.88萬。

“你負責按下快門，剩下的事情交給我們”盡顯頹勢的柯達公司一度風光無限。美國《福布斯》雜誌將柯達公司形容為“極富傳奇色彩的美國攝影公司”。

在歷史上，柯達定格了無數傳奇的瞬間。但是在柯達創始人伊斯曼24歲之前，他的人生軌跡都跟“攝影”毫無關係。

多失業者和外國移民。這些人的孩子不一定可能像彼爾一樣依靠自己的力量湊齊這筆錢。

彼爾很認真地研究社會法，很認真地和律師進行準備。因為他知道，他並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在打這場官司。

這個官司持續了很久，一直打到德國聯邦社會法庭，一直打到彼爾從美國回來。

如果一個社會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一個平等的機會，那就是這個社會的錯。

一個孩子出生貧困，並不是這個孩子的錯。但如果一個社會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一個平等的機會，那就是這個社會的錯。

要完成的工作，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每逢嚴寒酷暑，難免打不起精神，但是一想起蒲里斯教務長的訓言，不覺霍然而起，趕快去完成那件必須完成的工作。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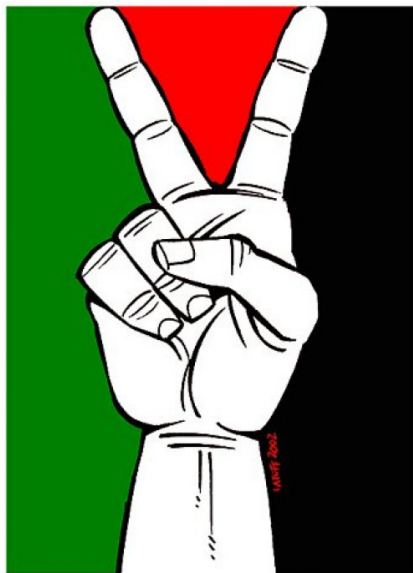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要完成的，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



彼爾的勝利

虛假疲勞



垂死的柯達帶走了膠片時代(上)

李斐然

來自全世界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樂意舉家搬到柯達公司所在的紐約州羅徹斯特市。

64歲的羅伯特·沙恩布魯克從1967年開始為柯達工作。在他的記憶里，那時候柯達人才濟濟。

柯達創始人伊斯曼還專門為員工創立了“工資獎金日”。每到這一天，柯達就會根據企業業績向全體員工發放獎金。

但從2005年開始，柯達幾年年虧損，不得不一次次裁員。時至今日，柯達公司的全球員工人數已銳減到1.88萬。

“像一個壯漢猝死，像一個勇士犧牲。”作家章詒和這樣形容柯達的敗落，“無數家庭的團聚，無數老人的面容，無數女人的倩影，無數孩子的成長，都和柯達聯繫在一起。

盡顯頹勢的柯達公司一度風光無限。美國《福布斯》雜誌將柯達公司形容為“極富傳奇色彩的美國攝影公司”。

在歷史上，柯達定格了無數傳奇的瞬間。但是在柯達創始人伊斯曼24歲之前，他的人生軌跡都跟“攝影”毫無關係。

但是，在柯達創始人伊斯曼24歲之前，他的人生軌跡都跟“攝影”毫無關係。

那是1878年，當時照相機像微波爐一樣大，還要用調制好的特殊製劑塗在乾淨的玻璃上當底片。

這樣一來，伊斯曼的旅行不僅要帶上隨身衣物，還要扛上笨重的相機、厚重的玻璃板、三腳架、一瓶又一瓶的藥水以及滿滿一壺水。

最後，伊斯曼沒有去旅行，而是留在家裏反思：如何讓照相變得像拿鉛筆寫字一樣簡單？

但從2005年開始，柯達幾年年虧損，不得不一次次裁員。時至今日，柯達公司的全球員工人數已銳減到1.88萬。

“你負責按下快門，剩下的事情交給我們”盡顯頹勢的柯達公司一度風光無限。

在歷史上，柯達定格了無數傳奇的瞬間。但是在柯達創始人伊斯曼24歲之前，他的人生軌跡都跟“攝影”毫無關係。

回伊士曼公司沖洗就行了。再也不必花錢學習複雜的膠片沖洗技術，再也不必扛着笨重的行李去照相，伊斯曼的公司驕傲地打出宣傳語：“你負責按下快門，剩下的事情我們來做！”

為了讓每個人都能照相，伊斯曼公司將相機定價很低，甚至開創了“買膠捲贈相機”的先河。

生意越做越大的伊斯曼決定給自己的發明取一個新名字。雖然坊間有關於這段取名經歷的傳說，但該公司的官方傳記寫道，一切其實很簡單，只是一些字母的排列組合。

“我一直非常喜歡K這個字母，它充滿力量，尖銳犀利。新名字需要用K開頭，用K結束，剩下的事情只是需要填滿這中間的空白，讓它形成一個發音朗朗上口的詞語。”

人們的答案各不相同，但大多數人都把矛頭指向同一個敵人——當下最熱門的數碼攝影。諷刺的是，發明全世界第一台數碼相機的正是如今被它逼入絕境的柯達公司。

1975年，時任柯達應用電子研究中心工程師的史蒂夫·塞向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數碼照相機”——重8.5磅，由16節AA電池驅動，照片記錄在磁帶里。

這就是柯達公司的“未來相機”項目。跟熱愛發明的創始人伊斯曼一樣，柯達公司從不缺乏創新。如今數碼相機所使用的許多技術，都是柯達工程師的專利——CCD圖像傳感器、OLED顯示器、全世界第一個攝像頭、第一個35毫米彩色膠捲、全世界第一台數碼單反相機……

（未完待續）